

单向街

One-Way
Street



〔德〕本雅明



One-Way

Street

Walter Benjamin

Ben

单
向
街

〔德〕本雅明 著

陶林 译



西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单向街 / (德) 瓦尔特·本雅明著 ; 陶林译. — 北京 : 西苑出版社, 2018. 8

ISBN 978-7-5151-0655-7

I. ①单… II. ①瓦… ②陶… III. ①随笔 - 作品集 - 德国 - 现代 IV. ①I516.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55099 号

单向街

DAN XIANG JIE

出品人 赵 晖

责任编辑 康志刚 辛小雪

责任印制 陈爱华

责任校对 刘娟娟

书装设计 董茹嘉

出版发行  西苑出版社
XIYUAN PUBLISHING HOUSE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 11 区 37 号楼 邮政编码:100013

电 话 010 - 88636419 传真: 010 - 84281520

E - mail: xiyanpub@163. com

印 刷 北京文昌阁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 × 500 毫米 1/32

字 数 136 千字

印 张 12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51-0655-7

定 价 45.00 元

(凡西苑版图书如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邮购部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序言 本雅明的投影仪 01

单向街 19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 1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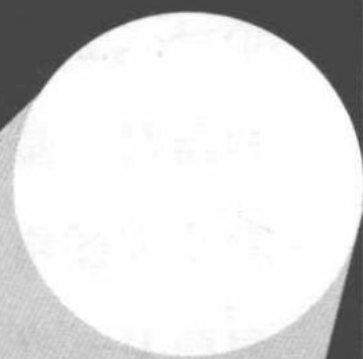
讲故事的人 211

评弗兰茨·卡夫卡 275

摄影艺术的简史 341

序
言

本雅明的投影仪



跟哲学家的发疯一样，一些哲学家的死亡，永远是人类文明史上非常耐人寻味的事件。这种耐人寻味从苏格拉底开始，自他因“渎神罪”之名而被众人投票判处死刑以后，哲学家之死成为管窥人类生存境况的一个重要标尺。智者必须要为社会群体的愚蠢、狂热或者迷乱付出巨大到生命的代价。死亡是哲学绕不开的问题，在生死的巨大关口，终日沉思的哲学家的所思与所为，为他们一生的思考画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号。

1940年9月26日，法国与西班牙边境一个小镇波尔特沃（Port bou）的一家旅馆里，一个中年男子吞服了大量的吗啡——吗啡是一种很好的麻醉剂，大量服用可以导致神经中枢的完全麻痹，让诸如心脏和呼吸系统都停止运作，从而导致窒息性死亡。这个男子无疑是求自杀了。他自杀的原因是，他的离开法国去往西班牙的证件被负责边境检查的德国秘密警察——盖世太保认定

是无效的。他无法越境，作为犹太人，还将被遣送回出发地点——法西斯德国占领下的巴黎。之后，就是类似奥斯维辛的各大集中营。这个因恐惧、绝望和彻底崩溃而自杀的男子，就是本书的作者：瓦尔特·本雅明。

瓦尔特·本雅明，1892年7月15日生于德国柏林一个富有的犹太家庭，父亲原是一名巴黎银行家，之后来到柏林成为一个古董商。本雅明曾在弗莱堡、慕尼黑、柏林和波恩研究哲学。1919年，他以《德国浪漫主义的艺术批评观》一文获得波恩大学博士学位，但未能顺利取得大学教授资格。他的教授职位论文《德国悲剧的起源》曾被法兰克福大学否决，其评价是“像一堆烂泥，满纸不知所云”。但该书却成为20世纪文学批评的经典。因为没有谋求到大学教职，本雅明在柏林以一个自由作家和翻译家的身份谋生，还做一点类似占星术的精神病理学的研究。1933年，他

因身份（犹太人）和政治立场问题（支持苏联和布尔什维克）被刚上台的纳粹驱逐出境，移居法国，并成为“社会研究所”（即赫赫有名的“法兰克福学派”前身）成员。法国被纳粹占领后，为了躲避盖世太保，1940年，他又移居至西班牙边境小镇波尔特沃，在那里写下了许多重要的作品，如《论歌德的〈亲和力〉》《德国悲剧的起源》《单向街》《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1900年左右的柏林童年》以及传世名作——《巴黎拱廊街》等。

众所周知的1940年，是纳粹德国在欧洲气焰最为嚣张的一年。在这一年里，希特勒在整个欧洲如入无人之境，上半年一举占领了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到了6月，法国总理贝当宣布向德国投降。紧接着，希特勒宣布执行“海狮计划”，进攻不列颠。与陷入溃败的整个欧洲相比，立场亲苏的本雅明在纳粹铁钳面前的不堪一击，更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1939年苏德签订

了互不侵犯条约之后，身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本雅明，更对自己心目中的战友彻底绝望了。他一直以来坚定不移地批判资本主义，如今却被他所理解的资本主义世界之外的东西——极权之下最为纯粹的暴力，逼迫得走投无路。毫无疑问，他的自杀，完全源自对纳粹暴力的恐惧。是纳粹以及那种无处不在的暴力，把本雅明活活地给吓死了。

本雅明对自己的自杀做过充分的准备。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风暴眼中，他坚信这场大战的最终结果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毒气战，整个文明的世界将全部完蛋。非常矛盾的是，本雅明死前却极力掩盖自己的自杀行为。在同年10月的回忆里，他的一位友人这样记录他的自杀：“本雅明叫我过去。他告诉我，他晚上十点服用了过量吗啡，要我设法将这件事说成疾病，交给我一封写给我和阿多诺的信……然后他就昏过去了。我按照他的意愿，为他叫来一位医生，为他诊断为脑

溢血……”

本雅明的天性很像卡夫卡，细腻、敏感、脆弱。他自己对自己性格说得很准确，是一副“土星”的性格。在西方的占星术中，“土星”代表着与他类似的多液质的敏感人格。美国当代女学者苏珊·桑塔格曾在《在土星的标志下》一文里系统地评述过本雅明。她一方面非常欣赏本雅明这种“忧郁质”的土星的气质，缓慢、宁静、沉思，是真正知识分子应有的气质；另一方面，她又中肯指出，本雅明“生性迟缓、优柔寡断，以致于有时不得不用刀子为自己开辟通路，有时就把刀尖最终对准了自己”。故而，本雅明并非像他自己想象的那样，是一个搅动时代潮头的“左派革命者”。在桑塔格看来，本雅明不左不右，是个生不逢时的末代文人：“这个欧洲最后的知识分子，面对末日审判，带着他所有的残篇断简，为精神生活作出辩护。”不能不说桑塔格是

本雅明的知音，而本书正是译自桑塔格所编订的本雅明英译全集中的《单向街》。

在我看来，说本雅明是“欧洲最后一名知识分子”，倒不如说他是一个唐·璜式的纨绔子弟。这里并无贬义的成分，仅仅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阐述。在讲究出身、门第、家规、贵族、上流风范的老欧洲，这种被人不屑的“纨绔子弟”风格，往往倒是现代个人主义的起源，声明狼藉却特立独行的个人主义者们也是一道风景，酝酿着未来世界的无限可能性。本雅明就像是自己所倾心并津津乐道的那些前辈：波德莱尔、叔本华、尼采、卡夫卡、克劳斯……自小因家庭的富足而并不关心也不擅长生意、荣耀门庭、人情往来之类的俗务，转而专注个人兴趣的培养与发展。他们的人生似乎过得随性而随意（特别体现在他们的婚恋与理财方面），尤其注重追求个人独立的生活与思想空间。

本雅明非常像浪迹天下的唐·璜，一生都在颠沛流离中度过，没有固定工作，靠家产和写作在德国、瑞士、西班牙、法国、意大利、俄国等不同国家的城市里生活，是一个典型的“欧洲观察家”。他喜爱收集旧玩具、邮票、明信片和仿真缩微景观，最大的嗜好，则是收藏各种各样的书。他可以在一页纸上密密麻麻地写上一百行字，还热衷于犹太教的神秘主义（类似于我国的黄老之术、易学等）星象、占卜之类。这些奇奇怪怪的个人小爱好，构成了他独特的学术气质，也造成了《单向街》这个独特文本的迥异气质，零碎的意象，自由的阐述。

就像其天性一样，本雅明的研究和写作，也是随兴而起、随感而发，这种感发式的写作，在这部《单向街》中体现得非常明显。信手拈来的器具、标志和意象，加以阐述和申发。仿佛是他炫耀，摆弄着他思想里的个人收藏里那些各式

各样好玩的玩意儿。那些零碎意象中的意趣，每一个都极为深长。一直以来，文化学界对本雅明的身份很难界定，哲学家，文艺评论家，思想家，散文家？因为他们很难按照标准的学术规范来界定他。有人曾这样陈述本雅明的生存悖论与困境：“他既是诗人神学家，又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既是形而上学的语言学家，又是献身政治的游荡者……在纳粹德国，他是一个犹太人；在莫斯科，他是一个神秘主义者；在欢乐的巴黎，他是一个冷静的德国人。他永远没有家园，没有祖国，甚至没有职业——作为一个文人，学术界不承认他们是他们中的一员。他所写的一切最终成为一种独特的东西！”说得非常准确，一笔勾画了本雅明全部的尴尬，在任何一个场域里，他永远是一个异乡客、一个槛外人。

显然的，尽管一辈子都在书斋里工作，本雅明并非一个书斋式的学者，或者说一个以学术

谋生、谋体面的研究匠。他更像一个做研究和思考工作的行为艺术家。在我看来，正如自然科学界曾有过的博物学家一样，本雅明无疑是一个博文学家，他的兴趣流连在人文学科的每一个门类中，并都有建树。事实上，在传统的经典时代，任何一位文化大师，大多是博文学家，他们的写作一方面建立在对文化巨大的热爱与兴趣上，另一方面建立在通博的学习和识量上。毫无疑问，本雅明是一个先知，洞见了现代思潮在资本主义时代的纵深发展，对所谓“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有深刻的洞见：讲故事艺术的消亡，艺术品“灵韵”的消失等等，将使未来人们的艺术感知陷入巨大困境。如今互联网的信息时代冲击，这种艺术的困境越发显得严重了。因此，本雅明很推崇独立的文艺批评：“批评探求艺术作品的真理内容，而评论探求它的物质内容。因此，文学评论家如同化学师，而文学批评家则是炼金术

士，他能穿透并拆解作品的物质内容，将永恒的真理内容提炼并释放出来。”他希望文艺批评能有一种点石成金的神奇效用。但无疑，若想要这种效用的发生，只在于像他这样炼金术师般的批评思想家们能更多地涌现，或者那些光照文化历史的博文学家、“最后的知识分子”能再度复活，才能真实地引导这个世界的文艺。

本雅明深怀着犹太传统的弥赛亚主义思想，对文明的衰亡深怀绝望。他在一封信里深刻谈论人、自然、历史的种种悖论：“将历史表现为一场诉讼，人类同时也作为沉默的大自然的代言人起诉创世和预告的弥赛亚的爽约，但法庭决定为未来讯问证人。出场的有诗人，他感觉；有画家，他观看；有音乐家，他聆听；有哲学家，他知道。他们的证词互不一致，尽管大家都为弥赛亚的到来做证。法庭不敢承认自己没有主见。因此没完没了地进行新的起诉，就像新的证人很少一样，

进行了拷打和迫害。陪审席上坐满了活人，他们怀着同样的不信证听起诉人、证人讲话。陪审员的位置遗传给他们的儿子，他们的心中终于出现了恐惧，担心他们会从他们的席位上被赶走。最后所有的陪审员都逃走了，只留下起诉人和证人。”

可惜的是，本雅明对未来想得总太过于遥远和悲观了一点，也就太过草率地选择了死亡。在他死后的第二天，一件异常诡秘的事情发生了，负责边境检查的秘密警察前来通知这位死者，他的那些保证过境的文件经复核审查，又被认定是有效的，他可以合法进入西班牙了。一旦能够合法进入西班牙，他就可以由此转赴美国。在美国，为他提供签证担保并协助制订逃离虎口计划的好友霍克海默，正隔着大洋彼岸翘首企盼，张开双臂等着他走向自由。可是他却最终死在了虎口，在距离自由仅一步之遥的地方……

本书的主体部分——《单向街》，正是博文